

第一部 惶惑

四世同堂



北碚版



重庆北碚四世同堂纪念馆 编

第一部 惶惑

四世同堂

北碚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世同堂:北碚版:全3册 / 老舍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ISBN 978-7-02-010400-0

I. ①四… II. ①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现代④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81345号

责任编辑 王海波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926千字

开 本 680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 75.25 插页10

版 次 1998年1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400-0

定 价 26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舒乙 前言

读者看见这个书名《四世同堂》（北碚版）一定会心生疑问：第一，这个版本为什么叫这么个名字？有什么特殊之处？第二，这是哪位高人出的主意？第三，叫这么个名字有什么特殊含义吗？

容我慢慢来解答。

重庆北碚现有一座博物馆，名叫“四世同堂纪念馆”，它是在北碚老舍故居原址建成的一座专题性博物馆。老舍先生抗战后期在那里居住过三年半，创作了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的前两部《惶惑》和《偷生》，以及小说《火葬》和许多散文、杂文、回忆录。

以一部作品命名的专题性博物馆的出现，在我国还是一件非常新鲜和罕见的事情。据我所知目前只有两座，一座在青岛，叫“骆驼祥子博物馆”，另一座就是北碚的“四世同堂纪念馆”。这两座都和老舍先生的文学代表作有关，而且都是近几年出现的事。

抗战时期，大批文人和高等学校、文化单位都迁移到了西南、西北大后方，集中在重庆、昆明、桂林、成都、兰州等地。以四川而言，就出现了三处文化中心，一处是在重庆近郊北碚，一处是在重庆市里沙坪坝，

另一处在重庆江津白沙坝。北碚现在是重庆市下属的一个区，近年来将抗战时期的六处文化遗址开辟成博物馆和纪念馆，供公众参观游览。这六处是“四世同堂纪念馆”、“梁实秋雅舍纪念馆”、“卢作孚纪念馆”、“晏阳初乡村建设纪念馆”、“复旦大学遗址纪念馆”和“北碚红楼美术馆”，组成了北碚博物馆群。这样，北碚作为抗战时期大后方的一处文化中心就突显了出来。

“四世同堂纪念馆”，顾名思义，完全是围绕文学作品《四世同堂》而设立的，里面的展览将这部作品产生的背景、创作过程、手稿、版本、译本，以及改编的同名影视作品、戏剧等等一并展出，陈列有大量照片、文献、书籍和文物实物等。院内有一座老舍先生的大型铜像。

出版一本《四世同堂》（北碚版）的主意显而易见完全出自北碚区博物馆所属的“四世同堂纪念馆”。书中除了《四世同堂》著作的全文之外，将“四世同堂纪念馆”的基本状况，包括建筑外观，内部陈设，园林环境等均以图片形式附加在书的前面，形成一部图文并茂的新版本。

这就谈到这部书以此种形式出现的必要性了，也就是说，为什么要强调它是“北碚版”。难道说，一部书的写作的地点也那么至关重要吗！

是的，对别的作品，写作地点也许并不那么重要，但是，对《四世同堂》却相当重要。因为《四世同堂》和北碚的确有密切的关系。

《四世同堂》书中的故事发生在沦陷的北平，时间跨度是1937年至1945年，涵盖了抗战的八年全程。而此时，老舍先生本人并没在北平，那时他先后在青岛、济南、武汉和重庆四个地方，尤以在重庆的时间为最长。虽然他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和北京有血脉的联系，对北京的地理、气候环境、历史了如指掌，尤其对北京的下层人的生活状态和脾气秉性，

包括他们的语言更是熟悉之至，他笔下的人物仿佛都活在他的脑子里，用不着去特意“体验”生活。然而，沦陷的北平是什么样，日本人对北平人犯下了哪些血腥罪行，北平老百姓吃过什么苦，遭过什么罪，特别是，那些细节，那些活生生的枝端末梢，他并不太清楚。这些不清楚对写小说可是致命的。对小说，尤其是对长篇小说，细节是非常重要的，舍此很难写成功。小说的框架是他的，主意是他的，人物是他的，故事是他的，语言是他的，唯独需要真实的细节去支撑，去填充，去勾连，去立体化，去活化，去再造，去三维，一句话，需要大量细节把主题、故事、人物、语言都粘合在一起，成为可触摸的可细细品味的鲜活的整体。

那么，到哪儿去找这些真实的确实是在沦陷的北平里面发生过的细节呢？

恰在此时，在1943年秋天，老舍夫人胡絮青带着三个孩子由已经沦陷了六年的北平逃了出来，经过千辛万苦，走了五十多天，由北平到达了重庆北碚，和老舍先生团聚。

这叫无巧不成书。

许多在北方有家眷的朋友闻风而至，都想由胡絮青先生那儿打听一些北平的实际情况。胡先生也义不容辞地尽自己所知向友人们详细述说。当时，老舍先生只有一间斗室接待客人，按他自己的说法，此间房既是书房又是卧室还兼客厅，椅子也只有三把，人多了只能坐在床上。当胡先生和客人谈话时，老舍先生也没旁的地方可去，总是在一边默默地听着，很少插嘴。一遍一遍地听下来，老舍先生无意之中掌握了许多在北平实际发生的实事细节。也许这叫作说者无心，听者却是有意吧。偏偏胡先生说的不少事情，都是绝对无法凭空想象出来的，也是在任何文献上都无法找到的，非得实际看见、听见或亲身经历过，才能知道，即使想

象力再发达也无法编造出来。譬如说，日本人捕人一般都在夜间进行，而且是由房上跳入院中，并不敲门。譬如说，北平居民街门上的铜门环一夜之间就全都不翼而飞了，全被日本人在夜间悄悄撬去，盗走去做子弹。譬如说，在郊外遇到地下有一顶草帽，千万不要去捡，因为那底下一准扣着一颗人头，是被日本人活埋了的中国人。譬如说，北平暴发过“虎烈拉”，一种恶性痢疾，传染性极大，日本人便要整条整条地封锁胡同，不准出入，将病人集体拉到郊外去活埋。譬如说，北平发生了饥荒，粮食全被强行拉去日本，中国老百姓只能分配吃一种叫作“混合面”的东西，里面只有糠麸和一些发了霉的称不上是粮食的杂物，令人难以下咽，吃下去也会涨肚饥饿而亡，加上煤也被日本人掠夺走了，北平人面临饥寒交迫，冬天街上到处可见“倒卧”。譬如说，中国书籍和洋文书都要被搜走焚烧掉，每个小学都要配备日本教官，学生从小学三年级开始要被迫学日文。譬如说，不知情的乡下农民进城买东西，拿的依然是法币而不是伪币，就要在城门洞里挨打罚跪……等等，等等。

据统计，这样的细节后来在书中竟然有几十处之多，都被老舍先生当作故事情节使用。

所有这一切都是老舍先生在北碚小屋里由夫人嘴中侧面得知的。北碚的价值对《四世同堂》的酝酿成熟，真是不言而喻。他从未主动去问过什么，都是一遍一遍旁听来的。作家的超级敏感和作家的极度用心，仿佛是一种天赋，多么了不起的天赋啊！

应该说，《四世同堂》是一部天才之作，百万字的小说故事全部是作者自己杜撰的、编造的和想象的，作者把这些全都放在了真实的充满了人间悲剧的沦陷的北平的背景下，成了一部触目惊心的感人肺腑又有警

世意义的文学名著。在战时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在北碚，作家的思绪每天都飞出那间小屋，回到北方受难的故乡，回到小羊圈胡同的街坊四邻的小院里，回到了他受难的父老兄妹的乡亲旁，血和泪便由笔端流淌了下来。

序

假若诸事都能“照计而行”，则此书的组织将是：

1. 段——一百段。每段约有万字，所以
2. 字——共百万字。
3. 部——三部。第一部容纳三十四段，二部三部各三十三段，共百段。

本来无须分部，因为故事是紧紧相连的一串，而不是可以分成三个独立单位的“三部曲”。不过，为了发表与出书的便利，就不能不在适当的地方画上条红线儿，以清眉目。因此，也就勉强的加上三个副标题，曰《惶惑》，《偷生》，与《饥荒》。将来，全部写完，印成蓝带布套的绣像本的时候，这三个副标题，就会失踪了的。

现在是随写随出，写到够十五万字左右，即出一本，故三部各有两本，全套共六本。不过，到出第二本的时候，也许就把第一本也放在里面，在《惶惑》之下，成为《四世同堂》的第一部，而后，第二部，第三部，也许照方炮制，直到全套出来，再另行设计，看是用石印好还是刻木版好；此系后话。暂时且不必多去操心。

设计写此书时，颇有雄心。可是执行起来，精神上，物质上，身体上，

都有苦痛，我不敢保险能把牠写完。即使幸而能写完，好不好还是另一问题。在这年月而要安心写百万字的长篇，简直有点不知好歹。算了吧，不再说什么了！

三十四年四月一日，在打摆子中。老舍 北碚

目 录

前言 舒乙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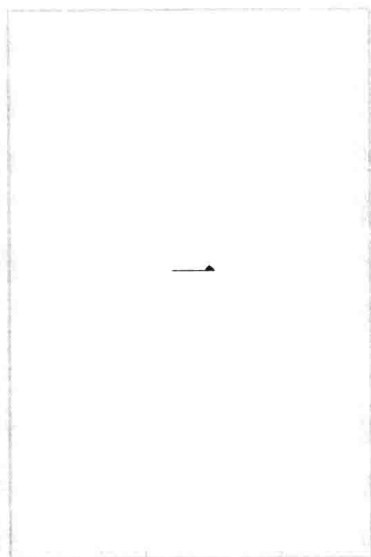
第一部
惶惑

第二部
偷生

第三部
饥荒

第一部

惶惑



祁老太爷什么也不怕，只怕庆不了八十大寿。在他的壮年，他亲眼看见八国联军怎样攻进北京城。后来，他看见了清朝的皇帝怎样退位，和接续不断的内战；一会儿九城的城门紧闭，枪声与炮声日夜不绝；一会儿城门开了，马路上又飞驰着得胜的军阀的高车大马。战争没有吓倒他，和平使他高兴。逢节他要过节，遇年他要祭祖，他是个安分守己的公民，只求消消停停的过着不至于愁吃愁穿的日子。即使赶上兵荒马乱，他也自有办法：最值得说的是他的家里老存着全家够吃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这样，即使炮弹在空中飞，兵在街上乱跑，他也会关上大门，再用装满石头的破缸顶上，便足以消灾避难。

为什么祁老太爷只预备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呢？这是因为在他的心理上，他总以为北平是天底下最可靠的大城，不管有什么灾难，到三个月必定灾消难满，而后诸事大吉。北平的灾难恰似一个人免不了有些头疼脑热，过几天自然会好了的。不信，你看吧，祁老太爷会屈指算计：直皖战争有几个月？直奉战争又有好久？啊！听我的，咱们北平的灾难过不去三个月！

七七抗战那一年，祁老太爷已经七十五岁。对家务，他早已不再操心。他现在的重要工作是浇浇院中的盆花，说说老年间的故事，给笼中的小黄鸟添食换水，和携着重孙子孙女极慢极慢的去逛大街和护国寺。可是，芦沟桥的炮声一响，他老人家便没法不稍微操点心了，谁教他是四世同堂的老太爷呢。

儿子已经是过了五十岁的人，而儿媳的身体又老那么病病歪歪的，所以祁老太爷把长孙媳妇叫过来。老人家最喜欢长孙媳妇，因为第一，她已给祁家生了儿女，教他老人家有了重孙子孙女；第二，她既会持家，又懂得规矩，一点也不像二孙媳妇那样把头发烫得烂鸡窝似的，看着心里就闹得慌；第三，儿子不常住在家里，媳妇又多病，所以事实上是长孙与长孙媳妇当家，而长孙终日在外教书，晚上还要预备功课与改卷子，那么一家十口的衣食茶水，与亲友邻居的庆吊交际，便差不多都由长孙媳妇一手操持了；这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所以老人天公地道的得偏疼点她。还有，老人自幼长在北平，耳习目染的和旗籍人学了许多规矩礼路：儿媳妇见了公公，当然要垂手侍立。可是，儿媳妇既是五十多岁的人，身上又经常的闹着点病；老人若不教她垂手侍立吧，便破坏了家规；教她立规矩吧，又于心不忍，所以不如干脆和长孙媳妇商议商议家中的大事。

祁老人的背虽然有点弯，可是全家还属他的身量最高。在壮年的时候，

他到处都被叫作“祁大个子”。高身量，长脸，他本应当很有威严，可是他的眼睛太小，一笑便变成一条缝子，于是，人们只看见他的高大的身躯，而觉不出什么特别可敬畏的地方来。到了老年，他倒变得好看了一些：黄暗的脸，雪白的须眉，眼角腮旁全皱出永远含笑的纹溜；小眼深深的藏在笑纹与白眉中，看去总是笑咪咪的显出和善；在他真发笑的时候，他的小眼放出一点点光，倒好像是有无限的智慧而不肯一下子全放出来似的。

把长孙媳妇叫来，老人用小胡梳轻轻的梳着白须，半天没有出声。老人在幼年只读过三本小书与六言杂字；少年与壮年吃尽苦处，独力置买了房子，成了家。他的儿子也只在私塾读过三年书，就去学徒；直到了孙辈，才受了风气的推移，而去入大学读书。现在，他是老太爷，可是他总觉得学问既不及儿子——儿子到如今还能背诵上下《论语》，而且写一笔被算命先生推奖的好字——更不及孙子，而很怕他们看不起他。因此，他对晚辈说话的时候总是先楞一会儿，表示自己很会思想。对长孙媳妇，他本来无须这样，因为她识字并不多，而且一天到晚嘴中不是叫孩子，便是谈论油盐酱醋。不过，日久天长，他已养成了这个习惯，也就只好教孙媳妇多站一会儿了。

长孙媳妇没入过学校，所以没有学名。出嫁以后，才由她的丈夫像赠送博士学位似的送给她一个名字——韵梅。韵梅两个字仿佛不甚走运，始终没能在祁家通行得开。公婆和老太爷自然没有喊她名字的习惯与必要，别人呢又觉得她只是个主妇，和“韵”与“梅”似乎都没多少关系。况且，老太爷以为“韵梅”和“运煤”既然同音，也就应该同一个意思，“好吗，她一天忙到晚，你们还忍心教她去运煤吗？”这样一来，连她的丈夫也不好意思叫她了，于是她除了“大嫂”“妈妈”等应得的称呼外，便成了“小顺儿的妈”；小顺儿是她的小男孩。

小顺儿的妈长得不难看，中等身材，圆脸，两只又大又水灵的眼睛。她走路，说话，吃饭，作事，都是快的，可是快得并不发慌。她梳头洗脸擦粉也全是快的，所以有时候碰巧了把粉擦得很匀，她就好看一些；有时候没有擦匀，她就不大顺眼。当她没有把粉擦好而被人笑话的时候，她仍旧一点也不发急，而随着人家笑自己。她是天生的好脾气。

祁老人把白须梳够，又用手掌轻轻擦了两把，才对小顺儿的妈说：

“咱们的粮食还有多少啊？”

小顺儿的妈的又大又水灵的眼很快的转动了两下，已经猜到老太爷的心意。很脆很快的，她回答：

“还够吃三个月的呢！”

其实，家中的粮食并没有那么多。她不愿因说了实话，而惹起老人的罗嗦。对老人和儿童，她很会运用善意的欺骗。

“咸菜呢？”老人提出第二个重要事项来。

她回答的更快当：“也够吃的！干疙疸，老咸萝卜，全还有呢！”她知道，即使老人真的要亲自点验，她也能马上去买些来。

“好！”老人满意了。有了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就是天塌下来，祁家也会抵抗的。可是老人并不想就这么结束了关切，他必须给长孙媳妇说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日本鬼子又闹事哪！哼！闹去吧！庚子年，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城，连皇上都跑了，也没把我的脑袋掰了去呀！八国都不行，单是几个日本小鬼还能有什么蹦儿？咱们这是宝地，多大的乱子也过不去三个月！咱们可也别太粗心大胆，起码得有窝头和咸菜吃！”

老人说一句，小顺儿的妈点一次头，或说一声“是”。老人的话，她已经听过起码有五十次，但是还当作新的听。老人一见有人欣赏自己的话，